

聖論健

經

餘

學

劄

規

纂學記



陳繼生

陳

陳

陳

陳



健
餘
劄
記

尹會一
撰

中
華
書
局

健餘劄記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健餘先生劄記序

曩余輯四書朱子本義匯參。吾友健餘先生屢書敦勉。且曰。近訂劄記。自省自克。余心識之。苦遠莫能致。丙寅冬。先生督學南來。延余入幕。方是時。先生爲士習人心計。提唱小學。發明經訓。凡心性理氣。義利儒釋。與夫古今升降。一切著述源流異同之故。無不反復陳列。懇款周折。而余羸老。討論暇卽衰疲。終無由讀其書。越二載。先生卒於松江。余往哭之。感慟疾作。明年秋。公子嘉銓以劄記藁本丐余訂正。始得見夫劄記。往來於胸中者。越十年矣。使蚤見之。募入匯參。自可與薛文清讀書錄。胡敬齋居業錄。羅整庵困知記。以及陸平湖蒙存諸說並存。千載一時。交臂失之。此余垂耄之年。所深恨且慚。而益信先生俟百世而不惑。後起定有人在。非偶然也。卒讀再三。見其隨時隨筆。精知實行。蓋不留毫髮憾。而其指要。大都前示余書盡之。釐成四卷。問學之切近。政教之紀綱。古人之賢奸。閱歷之得失。以類而推。點次便覽。亦吾匯參之例則然。他日相從地下。莫逆於心。尤余訂交二十餘年。拳拳執友。而外間罕知者已。乾隆十有五年冬十月癸未。已山學弟王步青題於竹里草堂。時年七十有九。

健餘劄記自序

昔薛文清嘗言。自朱子後。性理已明。正不必著書。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。而言道統者必歸焉。信足以定吾學之的矣。然文清未始無書也。讀書錄二十卷。其不得已而有言乎。夫言以足志。所重顯行。而著書千世。每與行違。迹相似而實不同。此聖賢之所以欲無言而終有言。雖有言而異於有言者之言也。余自四十以還。篤信正學。而精力就衰。難於彊記。有志未逮。終日在悔吝中。大懼荒落無成。因將耳目所經。凡切於身心。可以反求而得者。俱書於冊。時時檢點。用以自省自克。匪敢附於先儒讀書諸錄也。乾隆六年夏六月庚子。博陵尹會一元孚題。

健餘劄記卷一

爲學

爲學要知學爲何事。人何故宜學。天既生我爲人。便當效法爲人的樣子。所以小學不可不豫。我既爲天所生之人。便當擴充爲人的分量。所以大學不可不講。能學則可以作聖。不學則無以成人。常存此心。所學自正。必有循序致精。日新不已之功效。若開首不明爲學大指。此心先錯。雖殫精敵神。終其身亦不過記誦詞章之末。總爲利祿二字。結果一生。負天甚矣。俗學之弊。大率坐此亟宜猛省。

或問學之不講久矣。願聞正學大指。曰。學問之道。不外修己治人。修治之功。只要遷善改過。嚴而操之曰克己。約而守之在居敬。居敬則能窮其理而踐其事。由己及人。俱可歸於至善。而底厥成矣。然其始必先立志。必如孔子所謂志於學。志於道。志於仁。方可言立志。然志有定。向非見之真者不能。是以程子云。學之道。必先明諸心。知所往。卽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。

謝上蔡曰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。此語最切於學者。蓋人性皆善。而本心之德。不能不壞於人欲。皆由性偏處爲累。憚於克治耳。能從難克處用力。則義理之性以漸而復矣。

學問之道。總以變化氣質爲要。但變化氣質。亦有兩說。一在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之。一在矯其性之所偏而克治之。觀虞書教胥子之四德可見。

朱子自謂十數歲時讀孟子。言聖人與我同類者。喜不可言。以爲聖人亦易做。今方覺得難。愚謂與無志之士言學聖。不可不使其易。如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等語是也。與有志之士言學聖。不可不使其難。如孔子非爾所及。仁則不知等語是也。

自知之謂智。自愛之謂仁。自克之謂勇。世人好言智名勇功。利濟行仁。故入德者鮮。

愛曰仁。愛人爲愛。自愛亦爲愛。原無二致。

知行並重。知行遞進。知行合一工夫。全要得常惺惺法道理。方見得活潑潑地。

潛龍勿用。是乾卦喫緊處。夫潛則已弗用矣。而必戒以勿用。所以保其潛德。君子法天工夫。所謂始於闢

然尙綱。而終於無聲無臭者也。乾元用九。根柢於此。學者宜潛心體玩。服膺勿失。

乾卦象傳用九。天德不可爲首也。夫乾剛天德。猶不可爲首。而況區區才智之末。斤斤自恃。以爲物先。其

能免於亢悔乎。但真剛未有不能柔者。旣曰天德。自不見其有首矣。此用九之所以爲吉也。

每疑易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二句。似君子於主敬之外。別有集義工夫。今讀楊龜山先生語錄云。盡其誠心而無僞。所謂直也。施之於事。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。爲有方矣。敬與義本無二。所主者敬。而義則自此出焉。故有內外之辨。其實義亦敬也。故孟子之言義曰。行吾敬而已。得此解心。爲暢然。

隨之六二曰。係小子。失丈夫。象曰。係小子。弗兼與也。六三曰。係丈夫。失小子。象曰。係丈夫。志舍下也。後世不講親師取友之義。昧於邪正損益之分。好言兼與而不能舍下。必至終身一無所與。而比匪之失。不

可勝言矣。兌之九四亦曰：商兌未寧，介疾有喜。大旨相同。夫孚于嘉則吉，孚于剝則厲，豈獨爲居上者言之哉？凡爲學者，皆當深省也。

復之六二曰：休復吉。象曰：休復之吉，以下仁也。朱子謂學莫便於近仁，既得仁者而親之，資其善以自益，則力不勞而學美矣。故曰：休復吉。然則世之學者，不知親君子而遠小人，皆避吉而自趨於凶者也，豈不可哀之甚乎？

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。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，亦仁而已矣。不遠復，三月不違仁也。休復以友輔仁也。頻復，日月至仁也。獨復，志於仁也。敦復，依於仁也。迷復，痿痺不仁也。惟君子體仁，常見天地之心，故復卦心學之源也。繫辭傳云：復以自知，其又以致知爲求仁之始乎？

頻復厲，頻巽吝，均當爲戒。

大過之上六曰：過涉滅頂，凶，无咎。象曰：過涉之凶，不可咎也。夫涉而滅頂，何嘗非過，而聖人不忍咎之者，所以重節義而維綱常，意良深且厚矣。後世講學家輕視節義，往往概之以傷勇，曷不玩辭而識周情孔思之所重哉？

坎中實，誠也。離中虛，明也。在天地則坎離交而後陰陽泰，在人身則誠明至而後德業成，故坎離者，天地之大用，誠明者，學問之總綱也。以坎離終上經，蓋上下經之中而六十四卦之樞也。

謙之六爻皆吉，震之六爻无凶，懼以終始，自无咎也。於此得寡過之要。

每逢憂患危疑。必示人以出險濟難。敬慎不敗之道。讀大易者。當知聖心之仁。

升卦上六冥升。爲不知止矣。又繫之曰。利于不息之貞。聖人望人遷善。多在理欲關頭。一轉移間。孟子好樂。好勇。好貨。好色。可以致王之說。皆本於此。其幾甚微。學者所當深辨也。

遯之大象曰。君子以遠小人。不惡而嚴。遠象艮止。嚴象乾剛。天非有意絕山。而山自不得近。如君子不必厲聲色以絕小人。而禮以律身。義以制事。廉隅懷懷。小人自不能近也。

塞以反身修德。困以致命遂志。君子處窮所得爲者。如斯而已。壯以非禮弗履。晉以自昭明德。君子履盛所可恃者。如斯而已。此謂守約。此謂由己。

周易三百八十四爻。無非教人以成其是者。而終於有孚失是。蓋人情真是者少。似是者多。自是者尤多。是固不可冒也。夫子則曰。飲酒濡首。亦不知節也。可見知節則知是。吾儒不可過於自信。

吉人辭寡。躁人辭多。人生多言。已是極受病的氣質。尤不可與人傳說閒話。如遇人有互相猜嫌。兩相詆毀之語。只可正言勸解。婉言開釋。令各盡其道。自然感悟。彼即不聽。我亦無過。若將兩下言語傳來傳去。令人憤恨。或至激出禍事。不但旁人公論不平。即發言的人。氣消追悔。亦歸咎於傳言構釁之人。豈不枉壞人品。

恕字最難。故曰強恕工夫。只是反己自盡。自能推己及人。一誠字亦可包括。所謂忠爲恕本也。由博反約者。一貫之候。溫故知新者。修業之功。

致知工夫較多，力行工夫較難。

從前只講說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道理。如今纔識得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氣象。世間千變萬化，各樣事情，都從這裏做出。總在吾方寸內一點生意，不要頃刻割斷。

周子教兩程尋孔顏樂處。此樂字卽大學之誠意自慊，中庸之素位自得，其真詮在孟子萬物皆備章。而其真蘊則於論語開首第一章已包括無餘矣。蓋時習是下學之功，說樂不慍是上達之妙。孔子一生自少至老，憤樂相循，無論杏壇教學，時習在平居，卽周流列國，僕僕皇皇於道路之間，亦無非不怨不尤，不厭不倦之真趣也。此中真趣，不但非異學曲學所能窺，亦豈尋常稽古窮經之士可以口耳假借者乎？然則斯樂究於何處尋之？曰：只要於學字認得真，便於樂字尋得著。聖經一章，昭示具在，統言之有綱領，析言之有條目，約言之則更有本。時習在此，說樂在此，克復在此，爲邦亦在此而已矣。有志於學者，慎勿舍近而圖遠也。

偶見舊本四書學庸之後，各載或問。論語則於朱子集註序說之前，載程子論讀論語孟子法。大約似明時所刊舊板。內云：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。論孟既治，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。又云：孔子言語，句句是自然。孟子言語，句句是事實。又云：讀論孟而不知道，所謂雖多亦奚以爲？皆喫緊爲人語。學者所當切己體察也。

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，多不知道。知道者或不工詩，亦猶孟子以後，德業分歧，治事者多忘身心，學道者

又遺世務奈何曰。遵尙書言志之訓。不說閒話。庶幾可以言詩。工不工固非所論矣。守大學知本之教。要於誠身。庶幾可以言學。德與業斷非有二矣。此余數年來所深信不疑者。惟慚有志焉而未之逮耳。和靖於樊遲問仁知章發明問學之義。最爲親切詳細。其言曰。學者之間也。不獨欲聞其說。又必欲知其方。不獨欲知其方。又必欲爲其事。而以既問於師。又辨諸友。爲當時學者之務實。蓋學以學爲人也。問以問所學也。既爲人則不得不學。既學之則不容不問。此乃爲己之功。故曰務實。後人不知學爲何事。安能好問。不知問爲何事。豈可言學。問和靖之語。其亦可以少思矣。

或疑論語曰。知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中庸曰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。是守卽是行也。程子好學論。知之明則信之篤。信之篤則行之果。行之果則守之固。朱子集註解據於德云。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。是行然後守也。豈行與守果有先後之分與。曰。余向來於此亦屬含糊。近始實加體貼。覺得是單言守。則守卽可以該行。單言行。則行亦可以該守。但既擇既知以後。容有未之能行之時。斷無可以不守之時。蓋行猶因乎時勢而後起。守則貫乎始終而勿忘也。

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真是徹上徹下語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參前倚衡。眞者鞭辟近裏著己之學。於今實信得程子之言。不我欺也。

日新月異而歲不同。方可言學。常存是心。必有所得。聖人中禮。賢人守禮。學人當習禮。下學上達。無以易此。

自修君子。斷難同流合汙。

聖道至高。正從卑邇處。益見如天之高。於地不可測量。其實地之上。卽天也。若一味高遠。亦安所用其仰乎。

或問擇守知行之義。子嘗明辨無疑矣。孔門博約之教。與此有異同否。曰。朱子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。此正顏子博文約禮工夫。蓋隨擇隨守。卽是隨博隨約。非有異旨也。後儒於文禮二字欠分明。則博非所博。約非所約。何怪其泥於知行擇守之先後。而紛紛置喙。毫無裨益乎。

或問視遠惟明。聽德惟聰之義。曰。要視遠。則當思明而不蔽於近。要聽德。則當思聰而不蔽於邪。此一義也。近無所蔽。所視自遠。乃爲真明。邪無所壅。所聽皆德。乃爲真聰。此一義也。非禮勿視。卽所以思明。非禮勿聽。卽所以思聰。此尤要義。君子思誠之實學也。

某嘗與同學友論靜時苦多雜念。言論雖多。尙未分明。近來細玩先聖先賢及諸儒之書。覺得此處亦不待煩言。大抵未起念時。只是持守。已動念時。便要省察。不必爭有無。但須分邪正。自主於一而不雜矣。學者終日之間。不但閒度可惜。或讀書。或應酬。或靜坐。有所背於問學。卽是不能博文。有所懈於德性。卽是不能約禮。以此時時體察。日日警策。未有不進益者。某近來深信橫渠此種言語。但一年三年之說。未敢以爲限耳。

薛文清曰。纔欲修辭立其誠。則言自簡。以可言者少也。此語深堪體味。蓋氣質浮躁之人。驟欲緘口。大是

難事。惟出口時卽加檢點。凡己之所未知。未能者不敢發。人之所難知。難能者不敢責。一以忠信爲主。則辭不期寡而漸寡。洵是謹言要訣。恨未能也。敢不服膺。

或問朱子敬者。守於此而不易之謂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。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。固有虛僞急迫之病。而所謂義者。或非其義。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。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。而決取舍之幾焉。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。而所謂敬者。非其敬矣。夫施於彼而合宜。所謂義以方外也。今就念慮起處言之。是慎獨。亦可謂集義乎。曰。敬貫動靜。義合外內。固非判然兩事也。但對舉言之。各有所重耳。念慮起處。獨也。分別公私義利以決取舍。非辨義之功乎。辨義於方動之始。徙義於既動之時。處處體察。正所謂集義也。朱子言觸手便作兩片。本就義之分別而言也。若看到融洽處。卽以義爲敬之精。明又何不可。

或疑尙書今古文真僞難辨。奈何。曰。余向亦留心於此。今則覺得不必。蓋窮經所以致用。但察其理之精粹與否。有益於身心家國否。若止稽其文體。縱使考辨極博何益。不獨尙書。凡治經傳皆然。

經文脫誤。尙書爲甚。能如孟子之取武城。乃可闕疑。亦可決疑。

每說一詩。必舉一人一事以實之。似乎可據。然未免多執滯難通。朱子集傳。只欲讀者從本文參玩。不肯如小序之篇篇徵實。是朱子說詩大本領。周易本義亦然。

尊德性與道問學。若看作平列語。則非。蓋言君子之功。無非尊其德性。而所以尊之者。必由於問學以實。

致其力也。然則涵養之功。輕於致知乎。曰。非輕涵養工夫也。蓋涵養用敬。乃是統體工夫。所謂戒慎恐懼。無時不然也。然必實從事於格物致知。有以見夫內外本末。初無二理。斯戒慎恐懼。方有著力處。故中庸末章。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。必言知遠之近三者。乃可以入德。至首章開端。已將性道教之源流本末。分明指出。故專言戒慎。而致知之義已在其中矣。余比年略見及此。閱困知記益覺釋然。

羅整菴云。釋經小有不同。未爲大害。至於義理之本源。毫髮不容差互也。訓詁家不可不知此意。

羅整菴云。凡經書文義。有解說不通處。只宜闕之。蓋年代悠邈。編簡錯亂。字畫差訛。勢不能免。必欲多方

牽補。強解求通。則鑿矣。聰明博辨之士。多喜做此等工夫。似乎枉費心力。若真欲求道。斷不在此。愚謂此卽多聞闕疑之聖學也。真欲求道者。自能深味斯言耳。

孔門學者無不好禮。如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子除喪受弔。深衣練冠待於廟而垂涕。子游觀之。遂善其處禮之變。而稱爲動中。後之君子。有如是之留心喪禮者乎。吾必謂之好學。

孔子嘆剛者之未見。豈不知學問以粹養爲上。蓋重遠之任。非剛莫勝。流俗之靡。非剛莫矯。厥後曾子得聖道之真傳。由是而子思。而孟子。以及伊川紫陽。俱以剛德傳脈。經傳所載。聲情畢肖。志於學者。惟當從反身克己處入手。久則敬義立而德不孤矣。鄉原固與此相反。而氣質用事者。又失之千里。不可不察也。

惻隱羞惡辭讓。是非之心。今人匪但不能擴充其端。且由蔽錮之久。誤用而相反者甚多。如好貨好色小

不忍之類。亦是愛惜。可謂惻隱乎。恥惡衣惡食。恥聞過。恥下問。亦是媿殺。可謂羞惡乎。故拘蔽未深者。當識其端而擴充之。拘蔽既深者。在察其偏而力矯之。

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。故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。其言擇乎中庸。亦卽繼之曰得一善。惟明善而後中道可識。允以執之。自不同於子莫之執中矣。此義惟考亭最精。

人知周子之學主乎靜也。然觀易通所載。必以懲忿窒慾。遷善改過。爲立誠之實功。而諄諄於慎動。是慎動乃見其主靜。合內外。徹上下。孔門學脈。正在乎此。異端安得藉口。

或問周子通書云。志伊尹之所志。得毋與中庸下學立心闕然爲己之意不同否。曰。成己成物。性本同原。古人立志合下便遠大。其用功也。入手便細切。蓋不細切則必不能遠大。不遠大亦必不能細切也。故周子以學顏子之所學。與此句並言。非學顏之學。則志尹之志。將究歸於闕落無成矣。是學先克己。正所以實其志也。荷先知先覺之重任。嚴非道非義之大防。有二理乎。不如此。則富貴利達。志非所志。浮雜虛寂。學非所學。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。

李延平之學。得於豫章人。但稱其專從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。愚疑學者自此入手。恐無著落。嗣讀其文集。與羅博文書有云。道理全在日用處熟。若靜處有而動處無。卽非矣。先生反身切己。深潛緝密之功。於此乃見真實。前接伊洛。後啓紫陽。有以也夫。

昔劉屏山先生以元晦字朱子。而祝之曰。木晦於根。春容晬敷。人晦於身。神明內腴。朱子自謂涉世犯患。

而後知其言之有味。夫晦之云者，即大易之所謂潛，中庸之所謂闇也。通乎夷險，徹乎始終，其義無窮。其功不息。朱子晚而益味其言，所得深矣。自謙云乎哉。

朱子曰：聖賢千言萬語，總是教人做人而已。小學大學之書，皆做人樣子也。學者自少至老，從事於斯，終始惟一，如此而德不修，業不廣，不足語於成人者，未之有也。

和靖所謂其心收斂，不容一物者，乃是分外不容一客感客形之雜耳。與釋氏之空寂，大相懸殊。李正叔論朱子之道，主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，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又曰：洙泗以還，博文約禮，兩極其至者，先生一人而已。數語足以括朱子之生平，定吾學之準的。

大學之知本，論語之務本，乃孔門入德成德，徹上徹下工夫。

朱子稱孟子之學，識其大者，故雖當禮法廢壞之後，而能因略致詳，推舊爲新，不屑屑於既往之迹，而能合乎先王之意。余每三復斯言，竊嘆後世鮮命世亞聖之才，蓋由於提綱挈領之學，未之有得耳。

大凡學人心粗者，先要能疑，心細者卻要闕疑。此是孔門相傳學訣。

聖人之心，戒慎恐懼，常見爲危，即其道心之主宰，而由危得安處。

古人格物，不止於讀書，後人格物，莫要於讀書。

向知讀書所以窮理，今知讀書可以持敬。